

· 鄭復軒 ·

回顧空軍預備學校入伍訓練 並悼念敬重的教育班長李熹先生

前言

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一日凌晨五點，一陣響亮的電話鈴聲劃破黑夜的寂靜，驚醒家人的美夢。話筒中傳來一陣急促而傷感的聲音：「鄭復軒，我是王敏（入伍時教育班長李熹之妻），你的老班長李熹因腦血管堵塞，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病逝東港自宅，特別通知你，你在加拿大路程遙遠，不要趕回來，我現在正處理相關後事……」聽了這不幸的消息，我在書桌前默默坐了很久，傷感之情油然而生，腦海裡浮現出五十七年前在東港空軍預備學校入伍訓練時，教育班長李熹中尉嚴厲訓教，在極其艱苦情況下，與他建立了革命的情感。特將這六個月入伍訓練點點滴滴寫下來，提供空軍年青後勤幹部瞭解老一代空軍人當年所受艱辛，並悼念老班長李熹先生。

報考空軍機械學校原委

我於民國三十八年底從湖北武漢、湖南衡陽，經四川重慶、成都，在極其曲折而驚險中逃亡到臺灣（見本刊第八二七期），我在居無定所的環境下，曾在民國四十年報考國立臺灣大學和省

立師範學院，雙雙落榜。民國四十一年，我正積極準備重考大學之際，家父力主我報考空軍機械學校，而我在高中時對文科較有興趣且成績不錯，對理工科則不感興趣，且成績平平，空軍機械學校都是理工課程，再者我自幼瘦弱多病，行動遲緩，亦非當軍人的材料，不願報考。但限於當時環境惡劣，母親及弟弟、妹妹留在大陸，父親單身且居無定所，迫於現實報考空軍機械學校。

當時空軍各學校頗受青年學生歡迎，報考者極為踴躍，機校又是首次在臺對外招生，名額有限，報考限制甚多，經重重關卡，最後僅錄取六十名，本人僥倖獲得錄取。

空軍預備學校報到

民國四十一年五月間接到臺北空軍招生辦事處發出錄取通知單，指定民國四十一年五月九日搭乘臺北出發的某班普通車到屏東縣東港鎮空軍預備學校接受為期六個月入伍訓練。我們乘坐燒煤炭的蒸汽火車離開臺北，一路上，車頭噴出濃厚的黑色煤煙，慢得有如老牛拖車，每站必停，沿途陸續有機校錄取生上車。下午到達高雄站又轉乘到枋寮普通車，在鎮安站再換車到大鵬車站下車。車站已有預校隊職官等候著領我們這批年青學生前往校區。抵校已是黑夜，在車上整整十四個小時，既餓又累，放下手提包，由值星班長領我們去餐廳用餐，飯後回隊部放妥行李後漱洗，只見滿身滿臉都是煤煙渣。整理完畢後拖著疲憊的身軀進入夢鄉。

第二天一早，在一陣軍號聲中驚醒，班長短促的哨音加上高亢的起牀口令，我們立即起牀穿衣漱洗。用完早餐後開始發放軍服、蚊帳、棉被、鞋襪及日常用品，再帶我們去理髮部剃髮和向頭；換好操作服，班長帶我們熟悉校區環境，校區內有兩棟雄偉的四層鋼筋水泥大樓，名為崇誨樓、海文樓，以紀念對日抗戰期間為國犧牲的空軍烈士沈崇誨和閻海文。校區另有空軍指揮參謀學校與至公中學，還有空軍診療所。預校位於屏東縣東港鎮大鵬灣，該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為日本空軍水上機場、潛水艇基地，抗戰末

期美空軍B-29轟炸機（空中堡壘）自四川新津機場起飛轟炸此地，兩棟大樓牆上還留有彈痕，抗戰勝利日軍投降時予以破壞，僅剩兩棟大樓與廣場。

入伍訓練預備週

預備週為期兩週。入校的第三天，寢室外長廊擺著一張兩層木牀，還有棉被、蚊帳、漱洗用具及鞋襪等，入伍生圍站木牀四周，由值星教育班長講解，兩位學長示範。班長要求在起牀號音停止，哨音一落，三十分鐘內完成包括穿衣、如廁、漱洗、整理內務等事項，棉被要整理得如豆腐塊，所有物品擺至定位。最後三分鐘，當班長倒數三、二、一停止時，全體在廣場集合完畢，早點名並檢查服儀，有缺失立即處罰。班長一邊講解，學長一邊示範，看到兩位學長動作敏捷熟練，棉被在頃刻間疊成有稜有角的豆腐干，並在三十分鐘內完成規定事項，令我們讚歎。最後學習打綁腿，也不是件簡單的事，綁帶太緊，血液無法循環，兩腿發脹，無法走路；綁得鬆，則走不到兩步馬上鬆開。班長又將我們領到餐廳，也有六位學長示範，坐時腰部挺直，兩眼平視前方，不可左顧右盼，添飯後，值星班長下令「開動」，才能吃飯，吃飯時不可發出聲響，更不可談笑，吃飯時全餐廳寂靜無聲；用餐完畢，一聲口令「停」，立即停止動作，在餐廳外集合後帶隊



野戰教練歸來，背景為校部大樓。

班長李熹先生。



回隊部。此外，政工處還派政工官到教室教導大家唱「空軍軍歌」、「校歌」及多首軍歌。

第四天開始勞動服務，早餐後，班長要求大家分別拿鐵鏟、鋤頭、掃帚、十字鎬等工具，由值星班長帶領著除草整地，要興建一座豬舍。東港六、七月驕陽高照，氣候炎熱，才沒幾天，每個人都曬成像關老爺，背部、頸部被曬得脫皮，手腳磨成水泡，真是苦不堪言。平日在家中嬌生慣養的同學叫苦連天，哭喪著臉，像我從小吃苦，對日抗戰時讀流亡學校，挨過餓又無退路的人，咬緊牙關，兩星期預備週總算過去了。

開訓典禮

我們是「空軍機械學校正科班十四期」，當時預校校長彭允南（航校二期），教育長鄧堤（廣東航校），學生總隊長柴金陵（航校六期），隊長原先是左宗藩，後改調李健，改名李健羣，區隊長劉仕禹，教育班長：第一班李杰，改名李熹，第二班白忠臣，第三班周志明，第四班羅杰（當時國軍有同名同姓者，低階者改名）。開訓典禮由校長彭允南主持，全體官生參加，在校同時受訓者有機校正科班十三期，還有官校、通校入伍生。行禮如儀，校長進行精神訓話後解散開始操練。

長官與隊職官對我們的磨練

除了教育班長對我們的嚴酷訓練，也挨了他們強悍無情的處罰與責罵，每天早晚點名，從隊長以下各級長官也常對我們訓話。區隊長劉仕禹曾說：「革命軍人要絕對服從，合理的要求要服從，不合理的要求更要絕對服從。」還說：「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是磨練。」隊長李健羣說：「革命軍人不怕難不怕苦，更不怕犧牲，為空軍、為國家、為完成任務而戰死是無上光榮。」每星期一的週會上，校長精神訓話，每星期日放假前，每人持槍集合，由校長或教育長檢查槍枝清潔保養情況，有缺失即禁足在校勞動服務。

與教育班長李熹的互動
我是第一班的排尾，排頭是李作章同學，班長李熹是我六個月入伍訓練期中關係最密切

，永遠也忘不了的人。

訓練期間，由於我體格瘦弱，身高一百六十八公分雖不算矮，但身材乾瘦有如一根麻桿，沒有體力更沒有臂力，行動緩慢，反應總會慢半拍，最讓我頭疼的是整內務，尤其要將棉被疊成有稜有角的豆腐塊，而我總是疊成麵包狀，每天值星班長檢查內務，缺失處罰名單中我必榜上有名。每次班教練時，當班長下令全班「立正」、「向右看齊」時，班長站在排尾往排頭看，總是我沒有看齊，這個帳總算在我頭上，我蒙冤莫辯，又得挨罵受罰。

此外，拉單槓、爬桿，由於臂力不夠，總是拉不上去、爬不上去，常被禁足留在隊部勞動服務，因此每晚同學就寢，我總偷偷地練習，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讓我達到合格標準，得在星期天放假外出至東港街上逛逛。每晚自修，值星同學總會傳達：「鄭復軒，李班長找你。」我知道一定又要挨罵了，進了辦公室，站在班長面前，兩手緊貼雙腿，擡頭挺胸，兩眼注視班長，開始聽訓，責備的話總是很難聽的。其實他只大我一歲，班長是湖南湘潭人，對日抗戰時我曾在湘潭淦田鎮上住了半年，因此關係接近些，當他知家父曾在空軍參謀學校當過教官，而他也認識，慢慢態度有了改善，每天晚自修仍然叫我去辦公室，卻不再罵我了，而且閒話家常，我們的友誼開始建立，但在訓練要求上決不放鬆，處罰責備決不手軟，我知道這是他的責任。

結訓

筆者終於拉上單槓。

經過六個月入伍訓練，軍人武德武藝、軍人儀態，精神動作都合乎標準革命軍人，結訓典禮上，校長進行精神訓示，頒發前三名獎品後，隊職官包括教育班長一改以前嚴肅態度，十分和藹可親，殷切叮嚀送別。我們六十位雄赳赳的革命軍人，服裝筆挺，佩戴齊全，乘火車奔向岡山空軍機械學校，接受兩年航空機械飛機專業技能訓練。

後語

部分同學對預校隊職官，尤其教育班長，在訓練期間的嚴格要求，處罰責備不留情面，懷著憎恨與不滿。但個人有不同想法，隊職官們要在短時間內將這一群不懂紀律、生活散漫、行為放肆的年青人，鍛鍊成絕對服從、奮勇向前的鋼鐵般的隊伍，不用嚴格訓練與高標準要求，不留情面的責罰，如何能達到上級要求，圓滿達成任務。所以我們教育班長們沒有惡感，且有感恩之情。尤其對我們教育班長李熹，要感謝他將我的身體鍛鍊得強壯健康，體力增加，更改掉我慢半拍的遲緩動作，而成為積極進取、奮勇向前的革命軍人，且對以後在空軍後勤單位及機校的工作方面，助益匪淺，如稍有成就，應歸功於我敬重的教育班長李熹先生。

我在空軍機械任教官到訓練主官，對學生與學員的教學與訓練，也是本著在預校受訓的精神，三字經裡「養不教，父子過，教不嚴，師之惰。」我認真教學，循循善誘，嚴厲管教，嚴格要求，無非希望學生們能學習到做人道理，獲得知識與專業技能，當畢業典禮結束，也就是我們當教官、主官者的責任完成。

以後五十七年悠長歲月，我與班長李熹友情長存，一直保持聯繫，建立亦師亦友的深厚情感，我們是君子之交，細水長流。如今，他先我而去，早升天國，望他一路好走，他的告別追悼會，我因年邁且路途遙遠，無法前往，幸妻子正在臺北探親，乃致電請其代為致上哀悼之意。

我寫本文一則悼念敬重的老班長，再則寫出陳年往事，讓空軍年輕後勤幹部瞭解那個時代所承受的艱辛，同時奉勸各位對昔日隊職幹部與教官心存感恩，感謝他們的苦心與期許。

